

青葱岁月中
那些鲜为人知的痛楚深爱
薄柔/著

INITIALLY MOTTLED
SUNLIGHT

日光斑驳的 ／最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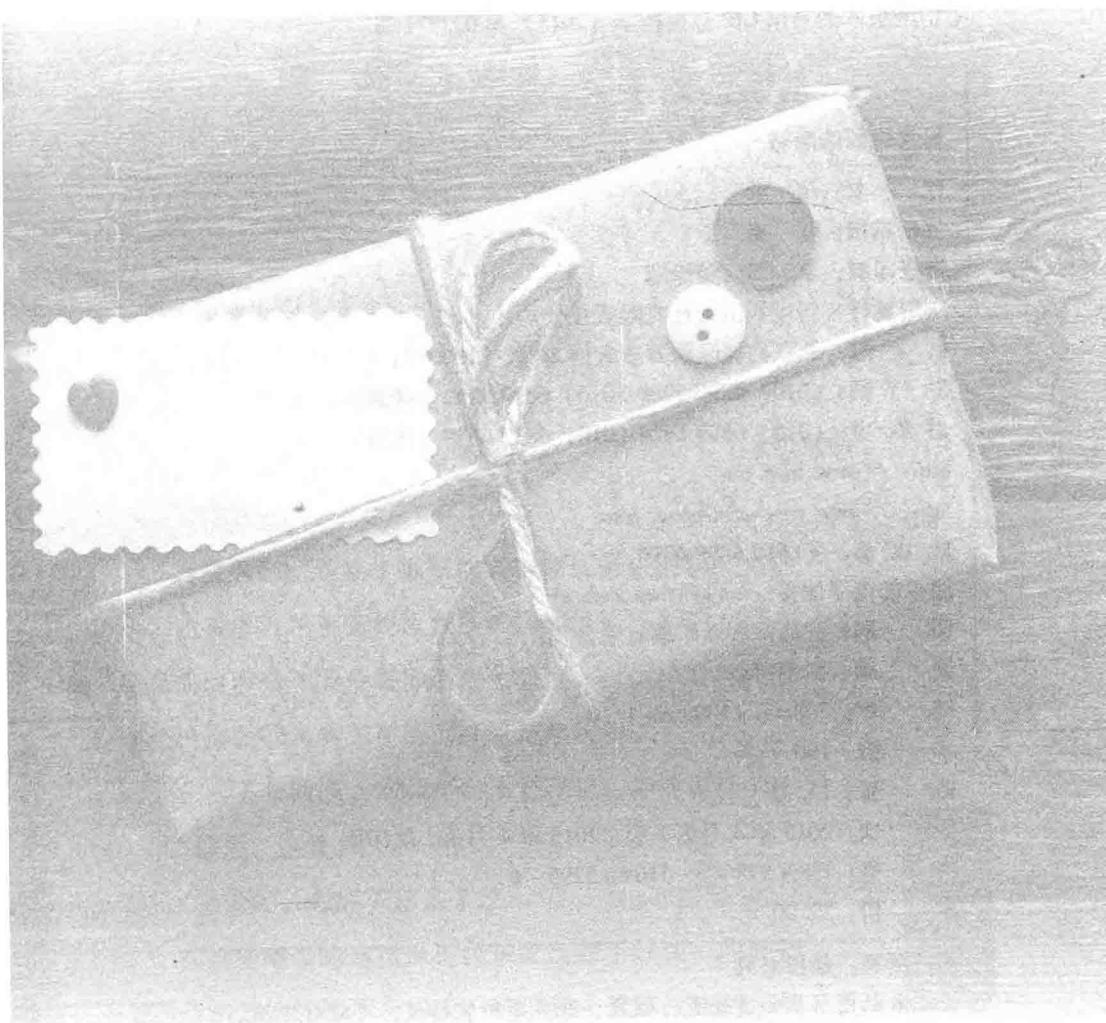
最温馨治愈的
情感告白书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薄桑/著

INITIALLY MOTTLED SUNLIGHT

日光斑驳的 ／最初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光斑驳的最初 / 薄桑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5. 2

ISBN 978 - 7 - 5104 - 5295 - 6

I. ①日… II. ①薄…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33871 号

日光斑驳的最初

作 者：薄 桑

责任编辑：张 奇

责任印制：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发 行 部：(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 编 室：(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frank@nwp.com.cn

印 刷：三河市骏杰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00mm×1000mm 1/16

字 数：190 千字

印 张：15.75

版 次：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104 - 5295 - 6

定 价：32.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010) 6899 8638

Wedge

楔子

南城国际机场除了拥挤的人群里或夸张或明亮的笑脸，还有那万年不变的从大厅扩音器里传出来的女播音员温柔的声音。混合着形形色色的人，我仿佛看到我那些已经远去的青春正在明明暗暗地起伏着。

三年不曾回来，南城早已不是我记忆中的模样了。

“这里，这里。”

“亲爱的，你终于回来了。”

在这些嘈杂的迎接声里我东张西望了好久，明知道自己那些熟悉的脸都不会出现，对于我今天要回来的事情



我谁都没有说。

接机的人群中有一个衣着夸张的女孩正在对着和我一起出来的女孩子挥舞着手臂，她眼睛上涂了亮亮的绿色眼影，这个本来就很夸张的颜色在她的勾勒下更加夸张了。

可是她一点都不讨人厌，反而因为笑容里的明亮很得我喜欢。我仿佛看到了尤盼盼站在不远处朝我招手，当然我很清楚，这只是我的幻想。那个叫尤盼盼的女孩子早就在青春这条路上匍匐前进的时候丢掉了那样明亮的笑容。

出了机场，阳光微微有些刺眼，我用手遮住脸微微眯起了眼睛。恍惚间耳边响起了一个干净清澈的声音——“可乐，我会许你一场日光倾城。”我扭头望着来来往往的人群，突然红了眼眶，我知道，那个熟悉的脸庞再也不会出现在我眼前了。

一瞬间，那些原本我以为早已忘却的记忆却铺天盖地地朝我卷来，在岁月张开的血盆大口里，我看到了站在记忆最初对着我微笑朝着我伸手的人们。

有人说，所谓的日光倾城就是在漫天黑暗来临之际的那一刹那，整个天空都是温暖的阳光，随后便是无休无止的黑暗。

Chapter one

日光斑驳的最初



①

如果一早就知道我后来要在无休止的黑暗里独自前行，那么一开始我绝对不会去揭开遮挡在眼前的黑布。时光倒回到五年前，那个时候我正处于人生最痛苦的时刻。我和男朋友顾朗再次吵架了，因为一些看似无聊的小事情。

就在我以为他会和往常一样来说好话哄我时，他直接牵着校花李菲菲的手出现在了我的面前，他以“李菲菲才是真的爱我”为理由让我出局了。

而善于逃避的我在见证了和自己相恋四年的男友这么光明正大搂着校花来分手的场景之后，收拾好东西，一句话未留暂时告别了南城。

在别的城市飘荡三天准备收拾东西回家之后，我接到了尤盼盼的电话，她在那边铆足劲儿对我吼道：“李可乐，你个孙子，有本事别回来。”

我倒吸了一口气，试图从她话语里听出她的喜怒哀乐，随即一想，她能打电话来就证明她不是真的生气，顶多就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吧。

“你个死人，说走就走了。扔下我们这一群人，有什么，不就是顾朗和李菲菲手牵手不要你了吗？”

那些我死活藏着掖着不让她知道的事她还是知道了，不用想就是周

卿那个大嘴巴惹的祸。从周卿昨天给我发短信说尤盼盼把李菲菲堵在了学校之后，我就小心翼翼地等着她的电话。尤盼盼越说越气，如果此时我站在她面前，她肯定毫不犹豫地甩我两个耳光。

在我想着如何既婉转又轻松地说出我和顾朗那天折的爱情的起因时，尤盼盼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她说：“几点的车，我去接你。”

彪悍如她难得有这么温柔的一面，握着电话的我眼泪哗哗地流。刚下车就看到尤盼盼背着她那假“LV”冲我招手。其实你别小看尤盼盼，她家里扔的假名牌包快堆满一间屋子了。比如她那个刻着宝马标志的海量大包足足吸引了全校人的眼球长达一个月之久。幸好今天她背的是假“LV”不是那个“宝马”，否则我死的心都有了。

“你倒是走快点啊，为了来接你我还没吃午饭呢。”尤盼盼踢着小正步拽着我快速地朝着外面走去。

我有些担忧地回头望着那个被我拖在手里正在和地面发出剧烈摩擦的小行李箱。尤盼盼根本不给我回头的机会，她随手拦了辆出租车，把我塞了进去，然后自己也坐到了我旁边，“花园路淮河路交叉口向东一百米华洋酒家门口。”

直到出租车过了一个红绿灯，尤盼盼才悠闲地掏出了自己的手机，她瞥了我一眼，说：“被甩了出去装文艺小清新也不带上我，亏姐姐我平时对你这么好，你个小白眼狼。”尤盼盼说完还用左手食指戳了下我的脑袋。

尤盼盼能来接我本来是件蛮感动的事情，可是看到她一脸揶揄的表情之后，我瞬间开心不起来了。我把头靠在她肩膀上，酝酿许久才开口：“顾朗说……他找到真爱了。”

“哈？”尤盼盼一把把我从她肩膀上推开，望着我冷笑一声，“真爱？你们俩还真能折腾，没事，保不准过两天他就打电话道歉了。”

也难怪尤盼盼会这么说，我和顾朗在一起之后小吵小闹就没断过，“分手”这俩字我们俩时常挂在嘴边。当然，每次都是前一秒我还在抱着尤盼盼因为失恋大哭，后一秒就接到顾朗电话，然后两个人乐呵呵地再一次不要脸地牵起了小手。

我垂下头，许久才抬头望着尤盼盼。“这次是真的……我在别的城市躲了三天了，他连一条短信都没发给我，不信你看……”

说着我就要去找手机，却被尤盼盼打断了。“得了吧，不就是李菲菲嘛，她能拴得住顾朗？我看啊……最后还得你出马。”

我低下了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就在昨天我也是这样想的。我也以为，我和顾朗这次会和以前一样，瞎闹腾一会儿，然后他来服软，我就顺着台阶走下去。

可是……

可是昨天我给顾朗打电话，是李菲菲接的。

她在电话那边一副正宫的口吻：“哎哟，李可乐，还真是你。顾朗说了，你不会这么轻易放过他的。果然被他说中了，怎么着，都分手了，还一个劲儿骚扰他干什么啊？”

李菲菲挂了电话之后，我差点儿从酒店的窗口跳下去，我没想到顾朗会说出那样的话，我更没想到李菲菲会觉得我是在骚扰他。

说实话，如果不是周卿告诉我尤盼盼在学校堵了李菲菲，我还不准备回来，我只想在那个谁也不认识我的地方躲下去，能躲多久就躲多久……

见我许久不说话，尤盼盼大概也察觉到了什么，她望着我不确信地问：“这次……是真的啊？”

我点点头，把顾朗拉着李菲菲出现在我面前的场景再一次仔仔细细地描绘了一遍。甚至，在说到顾朗揽着李菲菲的肩膀说“可乐，李菲菲是真的爱我”时，我还特意学了下顾朗脸上认真的表情。

“他个小王八羔子！”尤盼盼听完之后立马骂了起来，她会这样生气是肯定的，要知道，当初帮忙追顾朗这件事情她可谓是煞费苦心。

尤盼盼抬头看了我一眼，语重心长地说：“李可乐，你最好能和他分得彻彻底底的。”

我闭着眼睛，装作没听见。那时候，我还不太明白人们嘴里说的“长痛不如短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在我的青春岁月里基本是在“长痛”与“短痛”之间犹豫不决。

(2)

出租车在学校附近停下之后，我就被尤盼盼拖着朝华洋酒家门口走

去了，连带我可怜的行李箱。用她的话说，先吃饭才是最要紧的事情。

刚推开华洋酒家的门，就看到周卿乐呵呵地从靠窗户的位置站了起来，在看到我时，周卿脸上的笑意更浓了。

对了，有必要介绍下周卿，绝对的爷们儿。他妈妈怀他时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是个女的，他父母翻了半天的字典就找了这么一个字：卿。谁知呱呱坠地时却是个男孩，父母高兴之余便准备改名字，结果遇到一算命先生瞎掰说什么与卿字有缘，便被安置了这个模棱两可的名字。

周卿家与我家隔着两条街，我和周卿混熟才不是因为什么小时候在同一个学校这种老套的剧情呢，我和他这么熟纯粹是因为我见证了他曾被一个女孩子揍得哇哇大哭的岁月。

嗯，那个揍周卿的女孩子就是尤盼盼。因为亲眼看过了那样的场面，所以对尤盼盼，我还是心存敬畏的，这种敬畏随着年龄的增长及我和她的关系越来越好才开始一点点消失。

“可乐，这顿我请，你和尤女王想吃什么随便点。”在我们走近之后，周卿笑着凑了上来。

尤盼盼大大咧咧地拽着我坐下，毫不客气地对着菜单伸出了魔爪。
“这个，这个，这个……”

等菜的时候，尤盼盼和周卿在一旁瞎扯，他们俩在一起时总有说不完的话。等菜上齐的时候，他们俩已经从电视剧聊到娱乐新闻，又从娱乐新闻聊到我身上了。

周卿喝了一口汤，抬起头看着我，说：“可乐啊，想开点，不就是

失恋了吗？不要每天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没什么大不了的。”

周卿这家伙真的是想到哪儿就扯到哪，我哪里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了，我承认我是因为顾朗的事情难过过来着，但是绝对没到生无可恋的程度！

我瞪了周卿一眼，刚想开口辩解，就看到尤盼盼“嘭”地放下了手中的筷子。“周卿，你会说话不？”

果然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就是尤盼盼了，我被感动到可谓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啊。

“可乐这哪是生无可恋啊？她简直就是行尸走肉！”尤盼盼说完还不忘问我：“你说是吧，可乐？”

我差点儿一头栽死在餐厅的桌子上，这都是什么朋友。

我只顾着低头吃菜，不去回应尤盼盼的话，尤盼盼并不准备放过我，她夹了菜放在我碗里，然后望着我：说“可乐啊，不是我说你，不就是失个恋吗？没必要把自己弄得这么难过，来，来，快吃东西，吃完我们去 happy！”

我觉得尤盼盼说得很对，不就是失个恋嘛，有必要这样吗？可是下一秒不能言说的苦痛还是席卷了我。

这顿饭最终以妈打电话催我回家落下了帷幕，因为我要回家，所以尤盼盼的“happy 计划”就暂时取消了。把行李箱送到宿舍之后，我踏上了回家的路途。

没想到，刚走出校门就看到了马路对面的顾朗，他正在微笑着望着

身边的李菲菲。从我这个角度看过去，那边美得像是一幅画，画中人儿眉眼甚是好看。

我头一低，一阵恍惚。

原本站在顾朗身边的那个人，是我。

(3)

初遇顾朗那年，我十六岁。那一年，我家里发生了很多事情，先是有个女人来家里闹了好几次，后是很少吵架的爸妈开始和对方大打出手。

他们只顾着想尽办法诋毁对方，大声地说着各自的委屈和不甘，却从没有人注意到，从得知考试成绩之后那天开始我就再没说过一句话了。是的，我考了个历史最低分，我已经能预见到他们知道分数之后的表情了。无非是互相推诿，觉得是对方的错，觉得是对方的胡闹才导致我最近几个月无心学习考了个最差成绩出来。

我在他们的争吵打骂声中艰难地生存了几个月之后，终于在被逼问到“离婚时你到底跟我还是跟他”那天崩溃了。

我看着两个依旧闹得不可开交的人面无表情地走了出去，我的世界从那个女人哭喊着找到我家开始就成了一成不变的黑色。之后的吵架也好打骂也好，不过是让那团黑色更浓了点。

我在漫长的黑暗里艰难地爬行着，我从来没告诉他们我很害怕，我害怕有一天回到家里看到餐桌上的碗筷少了一双，而现在那种害怕和恐惧在他们的逼问中无限扩大，最终生成了绝望。在这种绝望里，我终于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当冰冷的湖水一点点淹没我时，当有些肮脏的湖水灌入我的口中时，我觉得我终于可以解脱了……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隐约听到岸边有声音传来，之后我脑子里一阵空白……

“没事吧？要不要打‘120’？”我睁开眼的时候，看到围观的人群，还有一个正在拧着自己衣服的少年，水滴顺着他的头发一滴滴落下。

我艰难地从地上爬了起来，从人群中走了出去，甚至都未对身后救我的少年道谢。

不知道走了多久，等我回头的时候，赫然发现那个救我的少年依旧跟在我身后。在看到我回头之后，他快步跑了上来。

“给你。”他把手里的水塞给我。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跟着我走了这么长的路，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好心地把手里的水塞给我，更不知道为什么我和他明明只是陌路人，他却会对我露出这么温暖的微笑。

“谢谢……”我从嗓子里挤出这两个字，然后再次迈开脚步朝前走去。

“那个……”身后传来少年清澈干净的声音，“嗯，再努力撑一下吧，撑一下就会过去的，真的，相信我。”

我停住了脚步，原来他知道我不是意外落水，原来他早就看穿了我的小心思。即使这样，他还是冒险救了我……

说来可笑，我被最亲近的人推入绝望的悬崖，却在一个陌生人身上看到了温暖的曙光。后来，我爸妈依旧在没完没了地争吵、打架，可是我再也没有想过去死，因为在无数个我熬不下去的瞬间，我耳边就会响起那个少年的声音。

他说，再努力撑一下吧，撑一下就会过去的。

就是这个声音支撑着我走过了那段漫长的黑暗岁月，也是这个声音，让原本坠入绝望悬崖的我一点点从悬崖底爬了上来。

我的爸妈直到今天都不知道，在他们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曾经想结束自己的生命。就连周卿后来知道我落水也以为只是意外，这个秘密我只在一次喝醉酒之后告诉了尤盼盼。

所以在高一新生致词的环节，顾朗出现在舞台上时，我抓紧了尤盼盼的手，我告诉她那就是当年救我的少年，尤盼盼激动地直接从位置上跳了起来。

而后，在尤盼盼和周卿的帮助下，我成功倒追到了顾朗，和顾朗幸福地牵起了小手。顾朗对我而言就是漫长黑暗里的唯一光亮，只要在他身边，我就不会再害怕。

如所有的爱情一样，我和顾朗刚在一起时也是很幸福的，情话不知道说了多少，就连最讨厌背书的我也能随口来两句表达爱情的情诗了。可是后来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越长，我们的争吵就越多。说实话，错不在

顾朗，而在我。那个时候的顾朗光芒万丈，有很多喜欢他的女生，那些女生中有几个会以各种借口和顾朗说话。

在顾朗看来，他和那些女生都是清清白白的。可是在我这个没有安全感的人看来，那些人无疑都是危险的。于是，我们因为这件事爆发了一场又一场争吵，起初他还会好言安慰我向我保证真的没有什么。可是后来，次数越来越多，他索性再也不理我了，甚至好几次在和我吵架之后故意和别的女生亲近来刺激我。

我们两个在一起四年，深知对方的弱点。于是在每次争吵时，都会对准对方的弱点狠命地戳下去，明知道这样对方难受自己也不会好受，可是依旧乐此不疲。

不吵架的时候，我们比谁都恩爱。就在我以为我们会这样吵吵闹闹牵手一辈子的时候，顾朗单方面终止了这场恋爱。

手机短信的铃声把我的思绪从回忆里拉了出来，我低头一看，是尤盼盼。她说，可乐，人的一生难免会遇到漫长的黑暗时刻，很多人都会被黑暗拖进深渊，你能在那个时候遇到顾朗是你的幸运，别把这份幸运变成不幸。

尤盼盼说的我怎么可能不懂，可是在当时我一门心思只想朝着我认为是光亮的地方扑去，哪里顾得了那么多。

我合上手机伸手拦了辆车，刚坐上车就接到了周卿的电话，他在那边嘿嘿一笑：“可乐，我介绍个帅哥给你啊？”

明知道电话那端的周卿看不到我的表情，我还是没忍住翻了好几个

白眼，这句话周卿不是第一次跟我说了。从他知道顾朗和李菲菲牵手开始，他就时不时地这样问我。

虽然每次都会被我狠狠羞辱一番，可是厚脸皮的周卿完全不当回事儿，反而语重心长地说：“可乐，我可是为你好，忘记一个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开始新的恋情。”

我懒得理他，骂了他两句就挂了电话，因为是周末，车刚刚驶过学校那个十字路口就堵车了，等着实在是无聊，我索性翻出手机玩了会儿小游戏。

到家时天色已经有些暗了，推开门就看到我妈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她面前的桌子上摆放着饭菜。看到我时，她站起了身对着书房喊道：“可乐回来了，出来吃饭了。”

话音刚落，我爸就从书房探出了脑袋，在对上我的脸时微微一笑，“回来了啊，饿坏了吧？”

我点点头，把包扔在了沙发上，刚准备去拿筷子，就听到了我妈的唠叨声：“先去洗洗手，你也去！”

我回头就看到我爸已经朝着洗手间方向走去了，眼前温馨的画面总让我有种错觉，仿佛那个时候的闹剧从来不曾存在过一样。是的，那场闹剧在时间的洗刷下最终归于平静，我爸和我妈在无数次争吵架、打架甚至计划着离婚之后又重归于好了。他们又过上了和以前一样的生活，可是那场闹剧却在我的青春里留下了一道丑陋的疤痕，我怎么都否认不了它的存在。